

# 剃头陈

□吴小军

鹅城英雄

□申平

戏春

一不小心，我竟然成了英雄。你不信？嗯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信。不过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。好，让我给你讲一下我成为英雄的过程吧。

我生活的地方，是南方一座美丽的山水城市，别称鹅城。为啥叫鹅城，是因为城里有一座山叫飞鹅岭，山下还有一个湖，叫西湖。湖中鸥鹭云集，天鹅出没。

这座城市这么美，但我的职业却不美。我是一名护士，对，是护士男。一说这职业我就冒火，这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结果，是父母强行给我改变高考志愿的结果。我从小喜欢机械，本想做个理科男，但身为医生的他们却说：现在中国不缺理科男，而是缺护士男，这一行业大有可为。

接到录取通知书，我真想把它撕掉。我曾以哭闹、绝食等多种形式进行反抗，但是反抗无效。最后还是被他们强行押送到了学校，不是把我当做唐僧押送进了女儿国……

简单说吧，毕业后我回到了鹅城，很快到一家大医院去工作。护士男真的是很走俏哦。但是我每天上班却无精打采，下班之后，就和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。我很快染上了酗酒、赌博等恶习，有一天我终于被拘留。当父母哭天喊地来看我，千方百计保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感动，只有快意。活该，谁叫你们当初不尊重我的选择呢！

医院领导找我谈话，为我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。我根本不想听，但我也不敢继续胡闹了。每天闷闷不乐地上班，郁郁寡欢地下班。我父母便开始给我介绍女朋友，想用这一招来改变我的精神面貌。他们故伎重演，强迫我跟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交往，动不动就请那个女孩来家吃饭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心里已经偷偷喜欢上了我院貌若天仙的护士长曹雪莹。

这一天，家宴正要开席，我说先等等，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。什么照片？是我们为一个患者做截肢手术的照片，其中就有一只血淋淋的手掌。那女孩一看，立即狂呕不止，哭喊出门，从此再也不来。我父母气得七窍生烟，发誓再不管我的事情。

我和父母一直冷战到2020年，我暗恋曹雪莹也到了2020年。一场瘟疫在武汉暴发，危及全国。抗击疫情，驰援武汉，医院开始组织援鄂医疗队。曹雪莹第一个报名，我第二个报名。我想的其

实很简单，就是要和她在一起。

我们奔赴武汉那天，市委书记亲自为我们送行。那场面，那气势，让我热血沸腾。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当一个白衣男天使，其实也是挺光荣的。

来到武汉方舱医院，我们立即投身到紧张的救护工作中。面对患者，面对死亡，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戴着口罩和防护罩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但有曹雪莹在，我感觉全身充满力量。而且作为一名护士男，我的优势很快凸显出来，我喜欢机械的专长，竟然也派上了用场。拾个东西，支个床铺，修理个器械，我频频显露身手。那天，我和曹雪莹一起值班，她负责的一个患者，呼吸机忽然出了故障，患者性命危在旦夕。她急得跑过来找我，我二话不说，迎难而上。三下两下，危机化解。我看见她藏在防护罩后面那双美丽的眼睛，开始对我流光溢彩！

方舱医院的领导也开始表扬我，还让我现场为护士们演示讲解各种器械的使用方法。我感觉那些女护士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有好几个主动加了我的微信，对我表达好感。但我心里只有曹雪莹，有空就发微信关心她，祝福她。她呢，也热烈回应我。渐渐地，我们的微信开始暧昧起来。

七十多个日夜夜，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长，有多辛苦。我和曹雪莹一起在街上吃碗热干面、去武大看樱花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呢，援鄂工作就已经结束了。在返回的飞机上，曹雪莹主动和我坐在一起，我们谈笑风生。她的语气，她的动作，她的眼神，都在传递着甜蜜的信息。

飞机飞临鹅城上空，我们一起凑到舷窗前，看着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，寻找着哪里是西湖，哪里是飞鹅岭。我嗅着她身上好闻的气息，整个心都醉了。下了飞机，我们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市委书记来了，市长等都来了，警车开路，鲜花簇拥！我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听到最多的话是：欢迎援鄂英雄回家！啊，英雄，我竟然成为英雄了！这可是我过去连想都没敢想的事情！我骄傲，我自豪，我激动……我不由自主紧紧握住雪莹的手，使劲地摇啊摇，我们一起泪流满面。

当然我的心里也明白，我与真正的英雄还有距离，但我和雪莹之间已经没有距离了。因为她已经答应，待疫情好转就跟我去见我的父母。耶！

“来，姐姐数花花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

楼对面，女人抱起闹着要出去玩的小女孩，数阳台上开的花。

女人穿着灰色珊瑚绒睡衣，绾着松松发髻，看样子，应该有四五十岁了。小女孩梳着数条羊角辫，朝天椒似的，那萌态，应该才两三岁吧。女人是小女孩的奶奶还是妈妈？这几年，随着二孩诞生，还真不好猜。

我是今年春节搬入这小区的，谁也不认识。别说认识，就连见到的人，也只有女人和小女孩。我们阳台对着阳台，相隔二十多米。

我爱往阳台站，戴着口罩，只为能看到女人和小女孩。看到她俩，就像看到了烟火气，心里才有些踏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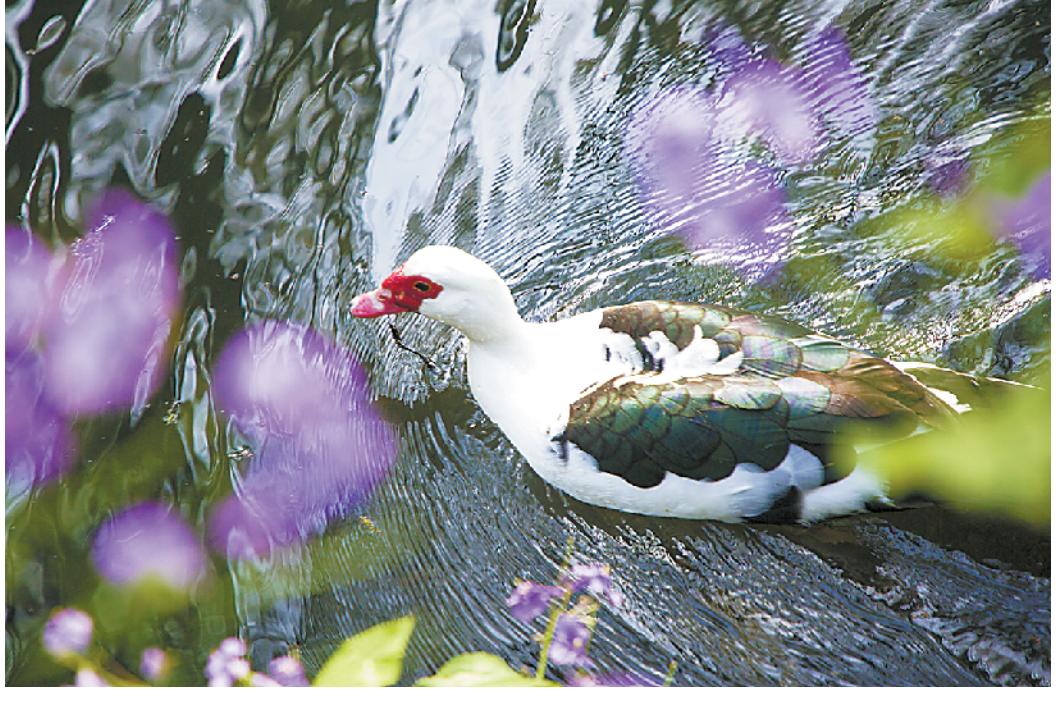
几乎每天，小女孩都要闹着出去玩。疫情期间，女人哪敢带小孩出去，至多抱她到阳台，教她数花花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很奇怪，一数花花，小女孩就不闹了，奶奶气得跟着念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。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好像永远也数不完。她家阳台确实花多，一盆一盆，密集成排，红的，粉的，黄的，蓝的，紫的，五彩缤纷，这盆开了那盆开，赛跑似的。

可有一次，我发现小女孩一直闹着，不是闹着要出去玩，而是闹着要妈妈，无论女人怎么数花花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爸爸妈妈和婆婆，左是爸，右是妈，中间是阿婆，姐姐在哪？哈哈，在躲躲……”小女孩不仅跟着念，反而闹得更凶，在女人怀里拳打脚踢，一时拱身，一时仰头，拼命挣脱，一个劲地哭喊：“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”

女人数花花这招不灵后，干脆把小女孩放下，任由她在地上滚爬，自个进屋去了，还骂骂咧咧的：“叫别视频偏视频，不就几天没见吗？这下好了，乖也变不乖了。”

小女孩见女人不理自己了，哭得更尖，哭得大楼震震的，哭得寒风呼呼的。我听得浑身发抖，却又爱莫能助，只好也进屋去了，脑海疑云翻腾：女人不是妈妈？那妈妈呢？爸爸呢？怎么一直没出现？他们去哪儿了？

可怜的小女孩。往后几天，我便很少往阳台



摄影 李海波

## 做了三十年的梦

□唐丽萍



插图 杜卉

我瞒着妻子把两万元私房钱转入许丽娜的账户，换掉手机号，清理了通讯录，退出朋友圈，长舒一口气。

这事都怨何大海这家伙，非得鼓韶一中“八九”同学聚会，本来是自愿参加，非要怂恿我去。什么重拾青葱岁月的纯真，联络人生被疏忽的情谊，交流各自闯荡心得，感怀世间冷暖，扬帆幸福生活……说得天花乱坠，头头是道。

我一时没憋住，问他：“许丽娜会不来？”

何大海摇头，“还没联系上。你找她？”

我躲闪不了，掏出心底尘封三十年的秘密。

那时候，许丽娜就坐我前排。她五官精致，皮肤吹弹可破，尤其是两条乌黑的粗辫子在脑后扫来扫去，很不安分。有时候，辫梢伸进衣领里，我总是趴在课桌上，盯着粉嫩的脖颈，贪婪地嗅闻从她身上飘散出来的诱人馨香，想入非非。

她从来没有回头正眼看我，也许我这个穷小子根本不入她的法眼，也许是左手畸生的第六根小指头令她害怕，也许她压根就没在意身后坐着张三李四，还是王二麻子。

如果仔细看那张黑白毕业照，你会发现后排有个男生跟她靠得很近，表情得意，抠下来像情侣照。老实说，是我故意的。

“后来呢？”何大海追问。

“没有后来。”

我偷瞄她的报考志愿表，填的是北方交大，那是我望尘莫及的高校，不禁失声。从此江湖一别，各自风雨。现在，不知道她过得怎样。

“得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帮你找到她！”

果不其然。聚会前一天，何大海来电：“人找到了，明天我安排她坐你旁边。不是我说你，到这把岁数，还有啥好藏着掖着的？摊牌吧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真的要见面，我心有忐忑，又紧张又兴奋，一夜无眠。我不断想象她现在的模样，想象两人见面时的激动，把要说的话一遍又一遍打腹稿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穿着笔挺的西裤和浅色衬衣早早赶到聚会所。何大海带我到指定的位置落座，与身边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礼节性地点头示好，握手寒暄，余光紧盯门口，期待久违的芳影出现。

“老同学，好久不见了。”突然，耳边传来女性声音。我起身回头张望，表情和动作瞬间定格。一位体态臃肿眼神爬满鱼尾纹短发齐耳的老妇女，前倾着身子，颈后隆起一个“宝贵包”，正惊喜地看着我。

“你、你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？不认识我了？”

啊，是她！我回过神，慌忙跟她握手。“哎哟，许丽娜，快坐，坐。”此刻，精心准备好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，临时用从现场捡来的客套话恭维她：“呵，你一点都没变啊！”

“是吗？我还以为老了，你不认得我了。”许丽娜娇羞地撩一下耳边短发，眼帘低垂下来，毛糙蜡黄的脸上冒出毛毛细汗……

我为她倒上茶水，并像绅士一样用六个手指指着杯子，示意“请用茶”，然后关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？还好吧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。”她抬头，端起茶杯喝一大口，打开话匣子。

这些年，她过得不容易。高考落选，随父母从湖南去海南，不久嫁给一个海员。因对方有外遇而离婚，一个人带儿子过，至今挂单。最近给儿子买了一套婚房，正在筹集装修款。长吁短叹之后，流露出淡淡的幽怨，淡淡的无奈。

我安慰她：“儿子都大了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这么想。大海都跟我说了。当年要是知道你的心思，我、我……”

我暗暗叫苦，悔不该跟大海掏心窝子。“啊啊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她小声呢喃：“是的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——”

啊！我大惊失色，心跳加快，赶紧换个话题。“咱们这届同学里，数你最坚强，最能干。我是真的佩服。大海，大海这个人嘛，你还不了解他？就喜欢开玩笑，瞎掰扯，你可别当真，别误会。”我语无伦次，开始狼狈起来，甚至口不择言，狠下心来说，“这样吧，咱们同学一场不容易，也算缘分。听说你儿子要结婚，我帮不上忙，拿两万块算是份子钱吧。你可别嫌弃。”我之所以避开装修款的事，是因为知道海南物价比湖南高，房屋装修是个无底洞，不知道要砸进去多少钱，不如拿两万块买断这段不明不白的感情。

意外的是，她没有拒绝，也没有感谢，只是弱弱地问道：“我们可以加微信吗？”

我又是一惊，不自觉地把汗津津的手伸进西裤口袋，摁键关机，“真不巧，手机没电了。同学册里有号码，我回头加你吧。”然后，执意索要她的银行卡号。

同学宴结束时，我跟她道过珍重，被何大海拉到一边，挤眉弄眼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瞪大眼睛回答：“去去去，什么怎么样，就你多事，我做了三十年的梦今天全毁在你手里了！”

数花花

□钟小巧

站了，是于心不忍，看到只有婆孙俩的家。可她们并没表现得可怜，依然数花花：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

楼对面，女人抱起闹着要出去玩的小女孩，数阳台上开的花。

女人穿着灰色珊瑚绒睡衣，绾着松松发髻，看样子，应该有四五十岁了。小女孩梳着数条羊角辫，朝天椒似的，那萌态，应该才两三岁吧。女人是小女孩的奶奶还是妈妈？这几年，随着二孩诞生，还真不好猜。

我是今年春节搬入这小区的，谁也不认识。别说认识，就连见到的人，也只有女人和小女孩。我们阳台对着阳台，相隔二十多米。

我爱往阳台站，戴着口罩，只为能看到女人和小女孩。看到她俩，就像看到了烟火气，心里才有些踏实。

几乎每天，小女孩都要闹着出去玩。疫情期间，女人哪敢带小孩出去，至多抱她到阳台，教她数花花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很奇怪，一数花花，小女孩就不闹了，奶奶气得跟着念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。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好像永远也数不完。她家阳台确实花多，一盆一盆，密集成排，红的，粉的，黄的，蓝的，紫的，五彩缤纷，这盆开了那盆开，赛跑似的。

可有一次，我发现小女孩一直闹着，不是闹着要出去玩，而是闹着要妈妈，无论女人怎么数花花：“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爸爸妈妈和婆婆，左是爸，右是妈，中间是阿婆，姐姐在哪？哈哈，在躲躲……”小女孩不仅跟着念，反而闹得更凶，在女人怀里拳打脚踢，一时拱身，一时仰头，拼命挣脱，一个劲地哭喊：“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”

女人数花花这招不灵后，干脆把小女孩放下，任由她在地上滚爬，自个进屋去了，还骂骂咧咧的：“叫别视频偏视频，不就几天没见吗？这下好了，乖也变不乖了。”

小女孩见女人不理自己了，哭得更尖，哭得大楼震震的，哭得寒风呼呼的。我听得浑身发抖，却又爱莫能助，只好也进屋去了，脑海疑云翻腾：女人不是妈妈？那妈妈呢？爸爸呢？怎么一直没出现？他们去哪儿了？

全场惊愕。记者忙问：“她不是孩子奶奶或姥姥？”“保姆阿姨亲似奶奶。她很好，我们很信任她。否则，我们夫妻俩哪敢写请战书一起去援鄂。”年轻妈妈说着，把一大束花捧到女人面前。

女人忙抱过小女孩，让小女孩捧着花，说：“来，姐姐数花花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”女人把脸深埋花下，声音很小，不像她之前的大嗓门。

我忙跑向阳台，久久凝视着对面阳台，似乎，又听到了数花花的声音。